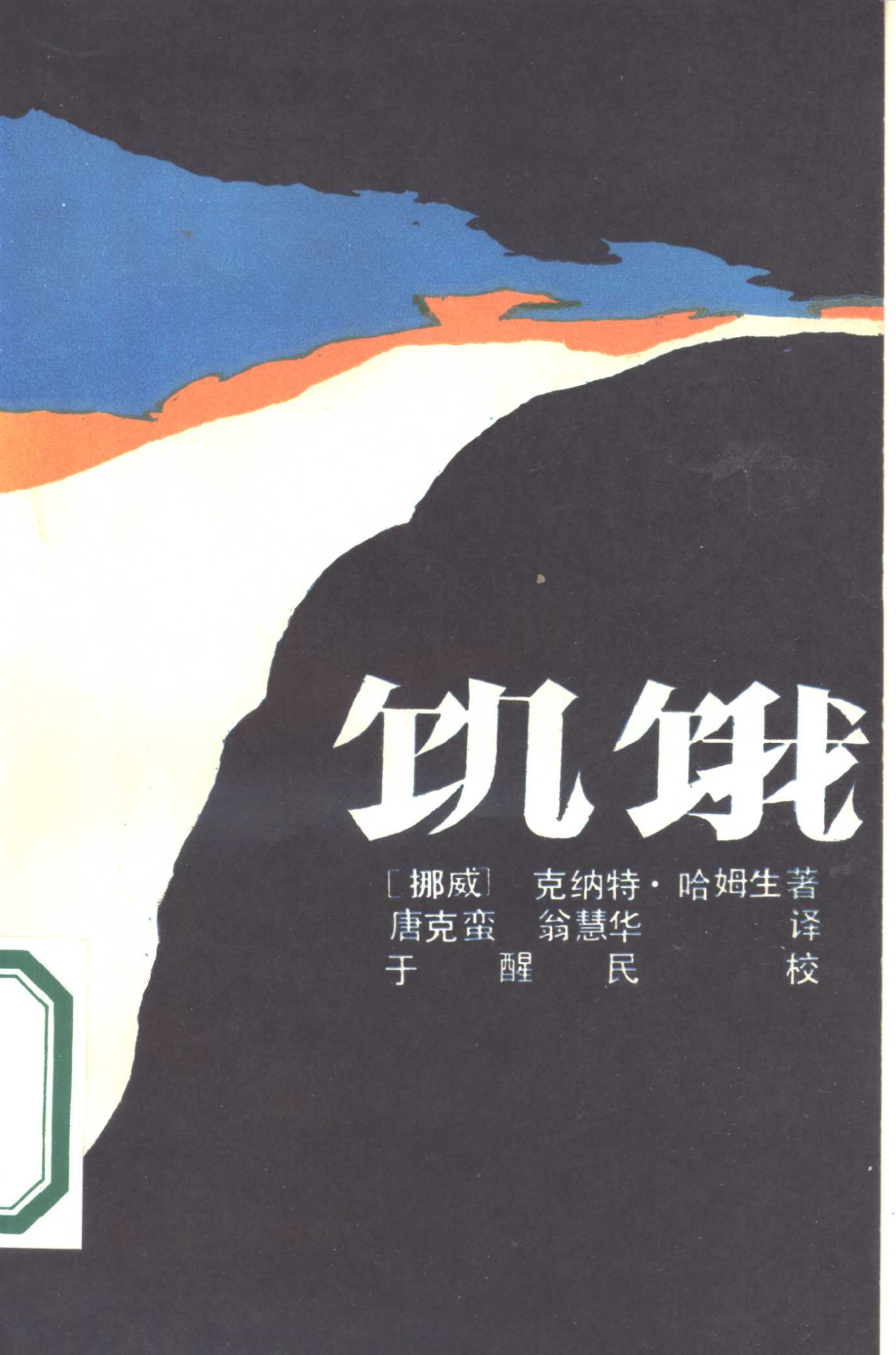




饥饿

〔挪威〕克纳特·哈姆生 著
唐克蛮 翁慧华 译
于 醒 民 校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饥饿

〔挪威〕克纳特·哈姆生 著
唐克蛮 翁慧华 译
于 醒 校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哈尔滨

责任编辑：杨勇翔

封面设计：李欣

饥 饿

JT è

[挪威]克纳特·哈姆生 著

唐克蛮 翁慧华 译

于醒民 校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肇东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5 16/18 · 插页 2 · 字数 115,000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4,000

统一书号：10360·126

定价：1.35 元

ISBN 7-5317-0015-8/I·16

英文版序言

克纳特·哈姆生，怀疑主义艺术家

[美]伊萨克·巴谢维斯·辛格

真有创造力的作家，他们不去罗织新的表现形式，或者仅仅为了表现新的内容而去杜撰一些新的主题。他们敢于道出他们的一切最隐秘的思想和特性，以卓越的真实来求得创造。克纳特·哈姆生(Knut Hamsun)的全部天才就是自我探索以及内省的产物。这一点，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饥饿》中就有了表现。人们不喜欢雷同，也不喜欢雷同的饥饿。下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虽然《饥饿》出版于社会动乱、盛行各种革命宣传的时期，社会改革家们却都不能把它攫取来支持其主张和要求。那些嗜好欺压劳苦大众的人们从这部著作中感受到一个几乎是敌意的事件。克纳特·哈姆生萃取了人类受饥挨饿的普遍性体验，并使之成为那样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感觉，以致一切共性的东西都从中游离了出来。就此而言，他甚至比陀斯妥耶夫斯基还要走得远一点。哈姆生《饥饿》中的主人公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库尼科夫(Raskolnikov)极其相似：二者都极其贫困，二者都是文学新人，二者都极有

力；简直近于疯狂，二者都是精神贵族。我几乎要说，这是尼采主义。虽然，陀斯妥耶夫斯基写下这部经典性著作时，尼采还是个学生。

但是，就其一切相似之处而言，这二位主人公又根本不相同。拉斯库尼科夫是个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人，并且与俄罗斯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陀斯妥耶夫斯基描绘了拉斯库尼科夫的母亲、妹妹及其男友和朋友拉索米欣等人的群象，他们全都带有地道的俄罗斯形象和性格的浓厚色彩。陀斯妥耶夫斯基描写了产生了拉斯库尼科夫的社会。在哈姆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克里斯丁尼亚这个城市，我们感受到了它的物质和精神的氛围。哈姆生提及了这个城市的街道和建筑物的名称。但同时，读者又觉得作品的主人公是老远地从他原先的生活环境迁移来的，他似乎置身于一个异国的土地上。他的饥饿，可说完全是反社会的。他挨饿，不只是因为在这城里或农场找不到工作，主要是因为他坚持要以写作为业，尽管他还不过是个初学者。他在面包和灵感两个方面挨饿。他孤独，并非是不会交朋友，而是因为全不宽恕他人。他羞于同那些必须抬高其同伙，否则便要毁灭的那些人为伍。

拉斯库尼科夫记得，那个调查他从俄罗斯逃亡的可能性的起诉人曾指出：象拉斯库尼科夫这样的人是不会逃跑的。拉斯库尼科夫与俄罗斯紧密相联。换言之，哈姆生的主人公最终是作为一名货轮的船

员出海去了。(哈姆生本人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两次来美国，在北达科他作过农工，在芝加哥当过电车售票员。这个时期，他还写过一本书：《当代美国的文化生活》(The Cultural Life of Modern America)。书中，他尖锐地攻击这个国家。几年后，他改变了他的观点。而拉斯库尼科夫则在他爱人索尼亚的陪同下，开始了西伯利亚服刑时期，最终到底获得了解脱，浸润于虔诚的宗教觉悟之中。哈姆生的主人公基本上是个敌对者，纵然他并不真地要自戕。拉斯库尼科夫追求皈依上帝，而哈姆生的主人公们则与命运争斗。在某种意义上，《饥饿》的主人公是对命运实行着饥饿攻击。他似乎说：“要么给我灵感，要么就要我的命，让你们白费心机……”但命运既不给他灵感又不让他死。他几次暂离绝境：一位编辑刊用了他一篇文章，这主人公便有了几个克朗，遂得以苟延残喘。然后，这残酷的经历又开始从头来一遍。

哈姆生的主人公的自我性格——他早期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同一个人——来自于他的一部主要作品《牧羊神》(Pan)。《牧羊神》中的格拉亨(Glahn)与《饥饿》中的主人公同样孤独。格拉亨定居于挪威北部一座森林边的小村子里——就为了孤独。他只吃用枪打到的猎物，除了他的狗伊索普没有任何朋友。他对自己说话，对狗、对树、也对海说话，他生活于一种泛神论的狂喜之中，无论何时都不沮丧，而实际

上是处于永久的绝望之中。他的上帝，即大自然，是漠不关心的，善与恶以及接踵而至的折磨全都一个样。人对它申述，它依然沉默；它的作用含含糊糊，毫无意义。格拉亨爱上了艾德伐达(Edvarda)，这爱情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哈姆生是描写伟大爱情的高手，也是表现那些常常与之俱来的反对的大师。格拉亨和爱德伐达进行着“性战”，各人的抱负都是驱使对方发狂。小说的结局是格拉亨在印度自杀。

在大多数作家的笔下，这样的人物只有影象，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象征。但哈姆生却能够描写当地的或是外来的，土生土长的或是全无根底的各色各样人物。他笔下的人物，甚至在他们从未出现过的地方也有根可寻。读者们从不能确切地了解这些人物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他们的存在都同样真实。哈姆生最钟爱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人，二十岁左右，未成熟，好性子，对将来毫无目的，总是希冀看一些幸运的几率，同时逆来顺受。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捶着胸为他们自己，为人类寻求解脱，而哈姆生的主人公则是不苟言笑，行事轻率的人。他对人说话，也正如他愿意对自己、对狗说话。

哈姆生在美国比在欧洲受欢迎些，但欧洲作家们知道，就其主观思想、精彩片段、倒叙以及抒情各方面的造诣而言，他是当代各文学流派之父。二十世纪的当代小说流派发端于哈姆生，正如十九世

纪的俄罗斯文学是“来自果戈里的外套”。下述作家都是哈姆生的门徒：托马斯·曼(Thomas Mann)，亚瑟·斯克尼兹勒(Arthur Schnitzler)，雅可布·瓦瑟曼(Jacob Wassermann)和斯蒂芬·茨韦格(Stefan Zweig)，泽罗姆斯基(Zeromski)和勃宁(Bunin)，开勒曼(Kellermann)和彼得·奥尔腾伯格(Peter Altenberg)，德安纽济奥(D'Annunzio)和赫尔曼·彭(Hermann Bang)，甚至包括如菲兹杰罗尔德(Fitzgerald)和海明威(Hemingway)这样的美国作家，——不管他们是否认可这种师承关系。文学影响的方式常常并不直接。哈姆生甚至影响到希伯来和依第绪文学。阿格侬(Agnon)、斯科夫曼(Schoffmann)和伯格森(Bergelson)也受到他的影响。伯格森对哈姆生的文章着迷了好些年。也许是哈姆生，首次表现了所谓的成人是多么孩子气。他的主人公们都是些孩子——孩子般天真烂漫、缺乏理性，常常是蛮横的。哈姆生甚至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发现了爱情和性欲也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哈姆生属于这样一些优秀的作家之列：他们不仅仅使读者发生兴趣，简直是使他们着了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大批的俄国读者迫不及待地等候哈姆生的每一本新作问世。在德意志，在波兰，在整个东欧、北欧以及中欧，无不如此。很少有哪个作家能够如此感召读者。德国作家开勒曼的《英及伯格》(Ingeborg)实际上就是《牧羊神》的翻版。开勒

曼被哈姆生迷住了。

哈姆生之星的殒落，原因很多。首先，他活得太长。倘若象拜伦那样，作为一名艺术家，闪光之后即行消失，对他来说还更好一些。但哈姆生却活过了九十岁，而且几乎一直写作到死。这个理由看来好象有点似是而非。但是，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金的《大地的果实》(Growth of the Soil) 正标志着他艺术生涯的衰微。哈姆生自己也对哈姆生主义产生了厌恶。他想要成为一名史诗作家，不想仍然当一个抒情作家。在《大地的果实》中，他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而后的一切作品：《井畔妇人》(The Women at the Well)、《流浪汉》(Wanderers) 以及其它一系列作品，是变了味的浪漫主义的良莠掺杂的混合物以及空虚的自然主义产品。哈姆生的二十世纪产品使他的赞赏者们失望，也许他自己也很失望。

其次一个原因是两次大战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哈姆生不是拥护社会公正的作家，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永久的悲观主义者，一个渎神者、异教徒。二次大战期间，八十岁的哈姆生犯了一个最可悲的错误。纳粹批评家们在组成纳粹党时，为了支持他们的意识形态而看中了哈姆生，而哈姆生则欺哄自己，以为纳粹主义能够导致使他厌恶的左翼激进主义的垮台。竭力避开群众和社会改革者的哈姆生让自己作了纳粹煽动的俘虏。对于他的许多追随者来说，他们最伤心的日子，无过于看到哈姆生迎接希

特勒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一天。在这张照片上，哈姆生表情羞赧，而希特勒则嘲弄地望着他。在挪威，由于他的孤立主义和他对外国人的名望，人们强烈反对哈姆生，他受到了理所当然的诅咒。随着希特勒的溃败，哈姆生的几个儿子进了监狱。

但是，哈姆生晚年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过错并不能抹去他在二十世纪文坛上的巨大功绩。何况，他的最佳作品实际上都写在十九世纪：《饥饿》(Hunger, 1890)；《神秘》(Mysteries, 1892)；《编辑林奇》(Editor Lynge, 1893)；《牧羊神》(Pan, 1894)；《维多利亚》(Victoria, 1898)。这当中，他发表了许多剧本。他的小说集《贝诺尼和罗莎》(Benozzi and Rose)发表于1908年，不过是《牧羊神》的变种。哈姆生1920年获得诺贝尔奖金。获得这笔奖金后，哈姆生颇具特性地声言，要将这笔钱用于修缮他的花园。《饥饿》的作者不曾特别关怀那些由于战后的欧洲状况而挨着饿的人们。

哈姆生的悲剧只是对艺术的一个莫大讽刺而已吗？远不止此。这一切都有渊源可寻。哈姆生深深扎根于他的祖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但正如其他许多大师那样，他是一位跨越时代的人，他的怀疑主义，或可称之为“庇隆主义”——甚至怀疑“怀疑”——属于而后一个时代。对哈姆生来说，人，只是不断改变着的感情之链的一环，常常没有前后一致的轨迹。然而，人就如其最脆弱的感情一样无力。

《饥饿》的主人公怀疑神的存在，却又向神祈祷；他爱，却又蔑视这种爱及其所代表的一切；他致力于艺术的启示，又不真正地去郑重接近艺术。怀疑，不仅是哲理的，而且是世俗的，都在哈姆生的作品中得到了同等精彩的表现。

由于他对整个的写作流派负有责任，哈姆生在今天不会显得那么新鲜，正如当年他确实曾经以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风靡了欧洲。但可以断然地说，他的信徒们谁也未能越过他，特别是他的两本经典性作品《饥饿》和《牧羊神》。好在这个《饥饿》的新版本，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重译得很精彩，是现时能得到的最佳版本。美国读者将有机会探索一下是谁开创了当代散文。哈姆生实际上鼓励了一大群仿效者，这些人们搞乱了他的艺术成就，但这不是他的过错，犹如并非拜伦的过错。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作家越有创造性，就越被人所模仿。哈姆生和拜伦都将怀疑主义引进了艺术，都表现了盲目的生活，希望不败以及进行无目的争斗的无益。他们都是描绘人类感情渊藪的大师。

1967年4月于纽约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饥肠辘辘徘徊于克里斯丁尼亚城(挪威首都奥斯陆旧称)的时候。这座怪城，人们非得挨上了它的烙印才脱得了身。

醒来时，我躺在顶楼上。楼下，不知何处一台钟敲了六下。晨曦煦和，楼道里人们开始上下。门旁墙上，糊着旧“晨报”纸。我从“最佳指南”栏辨认出一条消息，就在这条消息的左边，是一则费边·欧森面包铺的新颖面包广告，印着一个胖呼呼的大面包。

我醒透了就照常开始思索，但愿今天好事临门。近来，我的境况颇为窘迫，物品一件件送到了当铺“大叔”那儿去。我越来越神经过敏，很容易烦躁，这几天老是头昏眼花，只好整天呆在床上，偶尔走运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就能得个五、六克朗。

天色越来越亮。我专注着在门边的那些广告上，我甚至辨得清那些暗淡、模糊的字迹：“备有寿衣——安德森小姐——进大门朝右拐”这使我乐了好一阵子。下面的钟敲了八下，我这才起床穿衣。

打开窗户，朝外望去，我看见有一条晾衣绳，一片空场后面，有几个工匠正在清除停了火的铁匠铺的垃圾。我胳膊支在窗台上，凝神仰望苍穹。今日晴好，秋天到了。万物变容的萧杀之秋，恰是一年中的凉爽宜人之时。市尘嚣腾，引诱我走出。这空空洞洞的房间，每动一步都有反响，就象一口马马虎虎拼拢来的棺材。这房间没有顶用的锁，也没炉子。我通常把袜子塞在身子下面，这样，到了早晨可以稍微干燥些。这房间里绝无仅有的一样好东西是一把红色的小摇椅。晚上，我就坐在上面打盹，浮想联翩。当狂风怒号，而这房子临街的门又敞开着时，各种不可名状的凄厉声音便会从板缝墙罅钻进来，门旁的晨报便会撕开巴掌大的裂口。

我站起身，到床边角落里我那个仅有的小包里找点儿东西当早餐，什么也没找到，又回到窗前。

我想，只有天知道我还找不找得到工作了。

所有那些推诿，那些假惺惺的允诺，直截了当的回绝，忽上忽下、时起时伏的希望，每次都以一无所获告终的新的尝试——这一切都令人气馁不堪。最近，我试着去应聘收帐员之类的职位，可是到得太

迟了。再说，我怎么也凑不够那五十克朗的保证金。事情总是坎坷而曲折。我甚至尝试过加入救火会。我们五十来个人站在进口处，挺起胸脯，想要给人以勇武强壮的印象。一位队长走来逐个审察。他用手按按求职者的肌肉，再问一、二个问题。他从我身边走过时只是摇头，说我戴眼镜，不合格。随即，我摘掉眼镜又转了回来。我站在那儿，双眉高挑，让目光显得如刀刃般尖锐。他又从我身边走过去，乐了——他把我认出来了。最糟的是，我的衣着显得越来越寒伧，真的再也不能跻身于需要体面人来干的职业的候选人行列了。

我的处境真是每况愈下，糟透了！衣物都已典卖殆尽，甚至一把梳子也没剩下，也没有一本可供沮丧时翻翻的书。整个夏天，我坐在城堡附近的墓地或公园里，写一些打算投给几家报社的稿子。我几乎是什么题目都写，写了一页又一页，涂满了从我那一刻不停的脑子里冒出来的灵感，种种神来之笔和连珠妙语。绝望中，我会挑中那些最怪诞的题目来写。这些稿子花费了我许多钟点的劳动，却未被采用。我写完一篇又写一篇，并不给编辑们的退稿吓退。我对自己说，运气终会好起来的。确实，有时交上好运，诸事如意，一个下午的辛劳，就是五个克朗。

我又从窗边站了起来，到洗脸架那儿，往磨得光秃秃的裤子上洒了点水。这样，看起来颜色可以

暗淡些，也显得新一些。这样拾掇了一番，我就照常把纸和笔揣进口袋出去了。我悄悄地溜下楼梯，免得惊动房东太太。房租几天前就该付了，可这会儿我哪有钱给她。

九点钟，周围充满了运货马车的嘎嘎声和各种说话的嗡嗡声——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声响乐队。人们行路的嘈杂声和马车夫甩鞭子的噼啪声尤其交融得十分和谐。这四面八方的市尘喧嚣使我的兴致马上高涨起来，开始觉得更加无所企求而心平气和。当然，我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并不只是在早晨的新鲜空气中散散步。我的肺需要新鲜空气干什么？我象巨人那样孔武有力，能用肩膀顶住一辆马车。一种少有的美妙心境，出奇的轻松感觉控制了我。我开始观察身边遇到的人们。我看了墙上的招贴，注意到从一辆街车上向我投来的一瞥。我让每一件平淡无奇的事触动自己，历历过目一丁点儿的细端末节。

天气真好，要是有点儿吃的填填肚子，哪怕就一点儿，该多么美啊！我浸润在清晨的松快心情中，异常宁静，哼了起来——没什么别的，就为的高兴。一家肉铺门前，有个女人挎着个篮子，为了一些午餐香肠在讨价还价。我走过去时，她朝我瞅了一眼。她的下牙床只有一颗牙。我劲头十足，兴致勃勃地走进来。她的脸即刻给了我一个非常恶心的印象——长长的大黄牙象个手指头似地撑出在牙床外。她朝我转过身来时，眼睛还直盯着香肠。我顿

时大倒胃口，直想吐。我来到集市广场，过去喝了点泉水，抬头一望，教堂钟的时针已指向十点。

我继续走过几条街道，漫无目的地步去，在无须停留的街角站定，回头拐进一条小巷，无所事事，只是晃荡，荡漾在愉悦的晨光之中，随着那些全不相干的幸运的人们一起流淌。空气澄净，我的心头也没有阴霾。

而后很长时间，一个老头儿在我头里一跷一跷地走。他拿着个小包，全身运动，竭尽全力也挪不了几吋。我听得他在使劲喘息，想去帮他拿那个小包，但没有接过来。在郎格森街，遇见了汉斯·保利，他打了个招呼就匆匆地走过去了。他干什么那样匆匆忙忙的？我当然没打算跟他借钱。其实，我还欠他一条毯子，借了都好几个星期了，等我的境况一好转了就还给他。我要记住的这最紧迫的一件事就是欠了人家一条毯子。也许今天，当然今天，我就要动笔写一篇“未来的罪行”或者“愿望的自由”，诸如此类的稿子一定很畅销的，那么我就至少能得到五个克朗了。想到稿子，我蓦地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欲望，要立刻写作，并且绞尽脑汁。我要到公园里找个好位置，去写，直到写成。可是，在街上，那个老瘸子还是在我头里蠕动着。这个又老又弱又残缺的家伙挡在我的前头，终于使我不耐其烦。他显然是在走个没完没了，可能要和我走到同一个地方去。而我，这一路上就非得让他挡着道不

可。我不胜其烦，渐渐弄明白了，在每一个岔路口，他都踟蹰不前，似乎是在等着看我朝哪个方向走，然后就更使劲地抓住他的小包，全力癸开去，走在我的前头。我继续走，望着这个讨厌的家伙，越来越愤懑。很清楚，他是在一点一点地破坏我的好兴致，将这纯净而壮丽的清晨一点一点拖到他自己的丑陋中去。他看来就象一只居心要用暴力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的大甲虫，它占据了全部人行道。

他和我都上了坡顶，我需要的就是这么一点回旋余地。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站下让他有时间可以走开。但是过了几分钟，我又起步走时，这家伙又在我前头冒了出来。他准是也立停过了。我不加思索，急行几步赶上去，拍拍他肩头，他猝然站住。我们互相对视着。

“您可以给我几个钱买杯牛奶吗？”终于他说道，歪着头。

现在无法回避了！我在口袋里乱摸了一通，说：“哦，是呵，牛奶。嗯，这年头弄钱可不容易；再说，不知你到底需要多少。”

“从昨天在德朗门到现在，我什么也没吃过，”这人说，“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还没找到活儿。”

“干哪行的？”

“绱鞋帮的，也会做鞋的全套活计。”

“哦，那就不同了。”我说，“你在这里等一会儿，看看我能给你弄点儿什么来，总会有一点儿